

■ 散文

从何家洋房到何思敬纪念馆（下）

□省交通运输厅 蒋豫生

去纪念馆参观的机会来了。就在那年国庆节前，我应邀去塘栖水北参加童年老友赵六余的“美术摄影展”开幕式，顺道去参观纪念馆。不料，这幢留下我难忘记忆的建筑物，却让我一通好找。我是老塘栖人，一年前又曾来过这里……哎，变化太大啦。

“请问何思敬纪念馆在啊里？刚刚开馆辰光勿长，蛮猛闹过咯！”我向一位约摸四十岁的当地人询问，“就是原先运动场北边咯何家洋房，在啊里？”他居然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直说“勿晓得”，“勿灵清！”害得正兴冲冲的我，心里感觉有点“气数”，看来这件事还得好好宣传。

终于，何宅——何思敬纪念馆让我找到了。总体说，它还是当年模样，像一位熟悉的装扮过的老者，不声不响地呆在那里，迎接我这位游子。二楼东边的那扇窗户，仍在，而且变新变美了，感觉心里的一块地方踏实了。那里是我曾住过一年的房间，也是以前每回来这里，都要先看上一眼的地方。

纪念馆除了一位在堂前的管理人员和一位在小院保洁的大姐，没有其他的参观者。我有些庆幸开馆仪式那天没有赶来。那时，在这座不大的展馆中，一定是人挤人，人挨人的，会被裹挟得不能好好驻足，细细品读。

一进门厅，我先对着堂前的“主人”塑像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。可以说，对这位先贤的基本情况我是熟知的。但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到纪念馆实地参观，毕竟还是不一样的。

通二楼中间拐弯的木楼梯，我早年走过多回，还是当年的模样与结构。置放在楼梯旁的大屏幕上，九十有儿的理良大姐一直在妮妮地说着什么。看着听着，我想起有谁告诉过我，开馆那天下午的座谈会上，一直说着普通话的她，讲到有次她奶奶问难得回家的爸爸当官了没有，爸爸说没有，也不想、不要当国民党的官时，大姐突然学了句当时奶奶哭着说的塘栖话：“苦脑子啊……”这简单的四个字，多么的亲切！这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母语啊！这是只有同为故乡人，才会有感觉！

展览结尾处的大屏幕上，播放着一个短片：有船在古运河上徐徐而进，一位着长衫的游子站立船头，到了老镇码头，拎着箱子，上岸归来……与此同时，操纯正塘栖方言的画外音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……”响起。这个片子我在手机微信上看过听过数遍，可来这里，在这样的氛围中观看聆听，竟再次让我鼻子发酸两眼潮湿。这该是我们每一位离开了故乡的游子们，共同的感受啊！

这里是何思敬先生的故乡，这里有他的根。将这座何家老宅辟作这位“红色法学泰斗”的纪念馆，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原先，他离家已久，并远在京城，干着大事业，在我等心中是需要仰视的。如今他归来了，可以长长久久地与家乡人做

→政治家、外交家黄
华题词。黄华是何
思敬同志的女婿。



↑何思敬致三弟何思诚的信（1954年）。

→何思敬塑像（蒋豫生
摄于何思敬纪念馆）



伴，让我们能够时不时来看望他亲近他，并得到精神上的交流和滋养，真好！

我参观过不少纪念馆、展览馆，也都很不错，不过与那些越弄越现代、越弄越高大上的展馆相比，这儿虽小巧，却紧凑、精致、实在，内容丰富，又坐落在古运河旁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的老镇上，接地气，氛围浓，气场足，明显效果更好。

我颇激动地在门口的簿子上留言：“参观何思敬纪念馆，寻觅儿时旧踪，接受红色教育。”

出了院子，我继续东张西望，忽然发现了院前的一簇簇槿树，上面居然正开着一些曾经非常熟悉的紫色花朵！七十年前住在这里时的情景，迅速在我脑海浮现：那些大姐们喜欢用这种槿树叶沏头：将摘下的叶片放进竹淘箩，浸入盛清水的脸盆内，手不停地揉搓叶片，再用那绿绿的黏黏滑滑的汁液，洗她们解开了辫子的头发，然后一个个披着头发，走来走去，走进走出……哥哥

汉生则喜欢在这些槿树上扞金铃子。金铃子活脱脱是迷你型的小蟋蟀，叫声很悦耳。记得他爱用家里美孚灯上的玻璃灯罩，去罩槿树叶上的小虫，还不许站在旁边看的我发出声响。天凉快了，他会将养金铃子的小盒，塞在内衣口袋里焐着，“铃……”好听的声音会不时从他的身上传出来。天再冷一点，金铃子就翘辫子了，用现在的词说，叫“挂了”。

我请那位年轻的管理员帮忙，在屋前理良大姐题写的“何思敬纪念馆”碑石旁留了影。这时，有两位穿着黑色T恤的中年游客路过，在看来看去。和他们一交谈，得知是外地单位来搞党员活动的。我连忙推荐说，正好，这里的纪念馆是红色革命教育基地，快进去看看！看着他们入内，我这才离开，去水北……

一眨眼，又是几年过去了。这期间，这里我又来过数次，或独自，或和老伴，和朋友，和老同学；儿女女儿还不曾来过，我记着！

解封

□杭州富阳交通执法队 沈韬

晚间，我是很少出来走路的。今晚特别，就想出去到江边走走。原因很简单，收到通知，我的老家下午“解封”了。这大约就是“等到失去了才明白拥有重要”的道理吧。我非得体验一下。

小区路口封道的护栏已经拆了，有些没拆完整的，也留下了一道可以供一个人进出的口子。行道树上的灯笼齐刷刷点亮，广场上迎接新年的广告牌闪着耀眼的七彩灯光，有些勤劳的商家，晚上居然营业，可能店老板也不为赚钱，倒和我一样的想法吧。商店的扩音器里不仅有推销商品的广告词，还有提醒戴口罩、测温亮码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热烈与冷静。

说起这个新年，我有些茫然，恍惚，像做梦，但又感觉不是。

除夕晚上，在老家边吃年夜饭边谈论疫情，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，可心里焦躁食之无味。我记得只吃了一根春卷。说到村道已经连夜在封闭，我放下饭碗就赶紧回到城里的家，生怕被封在农村。

接下去的日子，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查看有没有疫情的最新消息，单位有没有新的通知。确诊的数字在蹭蹭往上涨，一个小区管控了，又一个小区管控了，焦虑、慌乱、无助、无奈涌上心头。浙政钉的消息一会儿就堆满，闪烁不停。队里的同事参加在体育馆转运隔离人员的工作，他们穿着笨重的防护帮着人员登记、调度车辆，通宵达旦。那日夜，还下起了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，疫情下的寒冷天气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和挑战。南方下雪机会少，带着诗情画意的飞雪在疫情面前如同一个小丑，让人心烦意乱。

在家的我坐立不安。等待单位随时调遣的同时，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工作。那天，是社区居民最后一次做核酸检测。凌晨四点多，我起床赶去社区，分配的工作是到小区各个楼宇之间“喊喇叭”，提醒居民们早点下楼做核酸。和我一起喊喇叭的志愿者叫张厚让，一位外地来富阳工作的“90后”。一个多小时走下来还是有点累的。但看到微亮晨光中楼房窗户里因喇叭声亮起的一盏盏灯，随之戴着口罩下楼的人，他们对我们投以友善并带有感激的目光，疲惫一扫而光。和厚让的简短交流中，得知他非常热爱这里，热爱这里的人，愿以自己绵薄之力同抗疫人员共进退。辛苦一点不算什么，年轻人，睡一觉力气就来了。外地来的厚让都如此热爱我们的家乡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爱呢？

疫情的一次次告急让人揪心不已。往年春节亲戚朋友间的串门吃饭化为泡影，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微信问候，当然，聊得最多的还是疫情。外地驰援我们的医生“大白”们风尘仆仆赶来。有个熟悉的医生朋友曾多次说起要到我们这里看银杏、到古镇玩玩，都因工作繁忙的未能成行。这次来当“大白”，从除夕到年初六，天天跑富阳。吃快餐的时候，忍不住用手机导航查一下，离他心心念念的银杏叶和古镇有多少距离，很近，又很远。现在在他眼前的不是美景，是一批又一批排队等待检测核酸的人群，等待他帮助的人，他看到人群里一双双时而黯淡时而又闪着希望的光的眼睛。盛世年华下的人群，习惯了帮助别人，如今别人来帮助，显得那么局促不安，但最后是坚定的。

都说人生必须要有时光的打磨、岁月的锻造、困难的历练，这样才是完整的，这场抗疫战斗又何尝不是呢，它将成为每个家乡人的难忘经历和回忆。这时，手机信息声响起，解封的详细消息分布再度传来，全区消费市场重启，交通管制解除。回想这几天来神经质的“保绿码”“抱绿码”的慌乱心情，压制在心中的焦虑、恐惧似乎在“解封”二字出现后节节败退，重获“新生”般的我有些激动，甚至想哭，

眯着眼睛看着疫情通告，后面走来两个在江边快步走的锻炼身体老年人。我唯恐会挡了他们锻炼的道路了，随即也快走了起来，脚步轻快。